

唐风宋雨中的曾经繁峻

□曾宪翥

我与凡峻既是宗亲,又是诗友。论年龄,我长于他,论诗龄,他长于我。我是先闻其名,后见其人。

我们初次相会的时间是2011年初春,地点是在他精心耕耘的凝翠园。十余年来,我们不仅时有唱和,且一同为筹办与办好夏云亭诗社付出大量心血,诸多往事历历在目。

正如一位姑隐其名的诗友所说:在达州,在夏云亭诗社的聚会中,曾凡峻的名字常常被轻轻提起,又重重落下。提起时带着敬意,落下时含着惊叹。是的,中学时代的他便与格律诗词结下不解之缘,以平仄为履,以韵脚为杖,行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命轨迹。大半个世纪以来,他没有把诗词作为书斋里的精致摆设,而是忠实地记录着每一段心路历程,每一次灵魂震颤。可以说,他的诗词就是日记,他的日记皆为诗词。在快餐文化肆虐的今天,他的坚持恰似一泓清泉,映照出文化坚守者的精神高度。

从《曾经咏稿》中可以看出,青年时代的凡峻便显露出对传统文化异乎寻常的禀赋。当同龄人追逐新潮时髦之际,他则沉迷于唐风宋雨之中。那些被许多人视为古奥艰深的平仄格律,在他心中却如同亲切的乡音。早期的诗作虽说难免稚嫩,却已可见对形式的严格遵循和对意境的执着追求。少小偏怜古调声,灯前仄仄复平平。近乎本能的亲近感,预示着他与诗词之间将缔结终生的盟约。对他来说,格律诗词并非束缚灵感的枷锁,而是安顿心灵的容器。

从《曾经咏稿》中可以看出,在风雷激荡的岁月里,在家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,凡峻将个人的悲欢融入时代的洪流,以严谨的形式表达复杂的情感,诗词既是他精神的避风港湾,又是他见证历史的生动记录。他的作品保持着人性的温度与艺术的纯粹,即使在传统文化遭受质疑的年代,他依然坚持格律诗词创作,相信形式本身便是价值的体现。这种坚守并非固执,而是文化自信的彰显。

从《曾经咏稿》中还可以看出,在夏云亭诗社成立之后和《夏云亭诗词》创办以来,凡峻的诗词活动登上了新舞台和踏入了新园地。在与诗友们的交流切磋中,他既保持着对传统的敬畏,又不乏创新的勇气。在《新谱集》中,一百零八调自制谱新词便是最好的印证。他的诗词题材十分宽广,从国家大事到市井生活,从自然山水到人生哲思,无不入诗。他退休后始终保持着日记式的创作习惯,喜怒哀乐皆成诗篇。他不刻意求深,而深意自现;不强求创新,而新意自生。六十多年在唐风宋雨中拼搏的曾经繁峻,他创作了一万二千余首(副)诗词曲联,共十二集,结成了《曾经咏稿》五大卷,陆续奉献给广大读者。他的诗词人生影响了一大批后学者。

人生何必忧迟暮,要让余晖灿若金。凡峻是这样写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在我的见闻中,其诗作不一定是最好的,但一定是最多的,也一定是严守格律的,他的诗友不一定是最著



名的,但一定是最多的,遍布全国乃至全球。

墨痕深处见精神。在一卷接一卷的《曾经咏稿》中,我看到了一个在诗言志的大道上长途跋涉的猛士,一个在传统文化沃土上辛勤耕耘的豪雄。我很佩服宗亲加诗友的凡峻先生,愿他在为传统诗词由高原向高峰登攀的道路上,作出更令人仰慕的贡献和取得更鲜艳夺目的硕果!

一个周末,我在村里的农家书屋淘书,长篇小说《战国红》让我眼前一亮。这本书的亮光倒不是作者滕贞甫那辽宁省作协主席的头衔,而是精准扶贫的题材。我曾以驻村工作组副组长和帮扶责任人的身份经历过精准扶贫,自然对这种题材的书有着浓厚的兴趣,便毫不犹豫地借阅了《战国红》。

《战国红》的故事发生地辽西柳城村,是典型的穷山恶水,传说300多年前曾有过的所谓的喇嘛咒:从今往后,河水断,井哭天,壮丁鬼打墙,女眷行不远。前任驻村干部海奇是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,由于对工作的难度预估不足和天灾的影响,柳城的改革和治穷几乎全部失败。

新任驻村工作组第一书记陈放和组员李东、彭非一道,扎根柳城,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,终于发现了喇嘛咒的根源:生态环境破坏严重,人们思想观念落后。又经过充分的风险评估,他们在柳城展开了全方位的建设:文化生活建设,改造天一广场,包办农家书屋,社会风气建设,刹赌风,治懒病;生态环境建设,在山上种植5万多棵杏树;产业建设,产销糖蒜和四色谷,办玛瑙厂;旅游建设,开发鹤冠山抗日遗址,办盲肠客栈;民生建设,自来水哗哗流到柳城的各家各户。

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柳城不良习气的代表四大立棍,改邪归正,以杏儿、李青为代表的农村新人茁壮成长,产业逐渐发展壮大,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是旧貌换新颜,困扰柳城的喇嘛咒被彻底破除。故事的尾声,第一书记陈放因车祸意外身亡,在挖掘墓穴时偶然发现战国红玛瑙矿。战国红,不只是玛瑙,更象征着陈放等扶贫干部

一枚当代乡村『钻石』

□周



的火红初心和鞠躬尽瘁的精神,象征着杏儿等农村新人富有诗意、纯洁善良、积极进取、勇于担当的美好心灵,象征着柳城来之不易的变化和未来的红火图景。

《战国红》的故事虽是虚构的,但并非空穴来风,而是来源于生活,精准扶贫的真实图景禁不住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哪里有柳城式的村子,哪里就有陈放、李东、彭非式的扶贫干部。哪里有贫穷的阴霾,哪里就有扶贫干部驱除阴霾的阳光。乡村的太阳给他们的皮肤涂抹上黝黑的色彩,乡村的月亮给他们的眼眸增添了似水的柔情,乡村的清风给他们至真至诚的话语装上翅膀飞进村民

的梦境。崎岖的山路记录着他们匆忙的脚步,纯朴的农家院子记录着他们与村民拉家常时开心的笑声,鲜红的党旗和国旗辉映着他们因殚精竭虑治穷而熬红的双眼。

除了驻村扶贫干部,还有帮扶责任人。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、职员,他们的身份不同,却有着共同的责任:响应党的号召,帮助贫困户摘掉贫困的帽子。他们一方面干好本职工作,一方面从忙碌的时间里硬生生挤出罅隙,再穿过罅隙深入贫困户播下责任的种子。贫穷像一片荒漠,一粒粒责任的种子在荒漠里生根、发芽,长出一株株脱贫奔康的幼苗。幼苗经过党的阳光雨露的沐浴,经过帮扶责任人真心真情的浇灌,渐渐长高长壮,并长出希望、信心、勇气、力量、良习、智慧等叶子,开出喜悦、幸福、感恩的花朵。

叶子和花朵,让贫穷的荒漠有了生活的葱茏与芬芳。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像白色的绸带在山峦缠绕,在沟谷穿行,直通农户院落。书屋、球场、健身器材,过去如王谢堂前燕,如今已在山村筑巢。各种产业在乡村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,让贫血的经济肌体增强了造血功能。一幢幢崭新的易地搬迁房拔地而起,让那些长年生活在烟熏火燎风雨飘摇的旧居里的贫困户圆了安居梦。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惠民政策纷纷落地生根,生长成林,枝繁叶茂,花儿艳丽。

文学艺术再现生活,构成了艺术的真实,艺术的真实很美。生活的真实是粗粝的矿石,艺术的真实是打磨后的钻石,钻石放射着迷人的光芒。

《战国红》就是一枚当代乡村『钻石』。